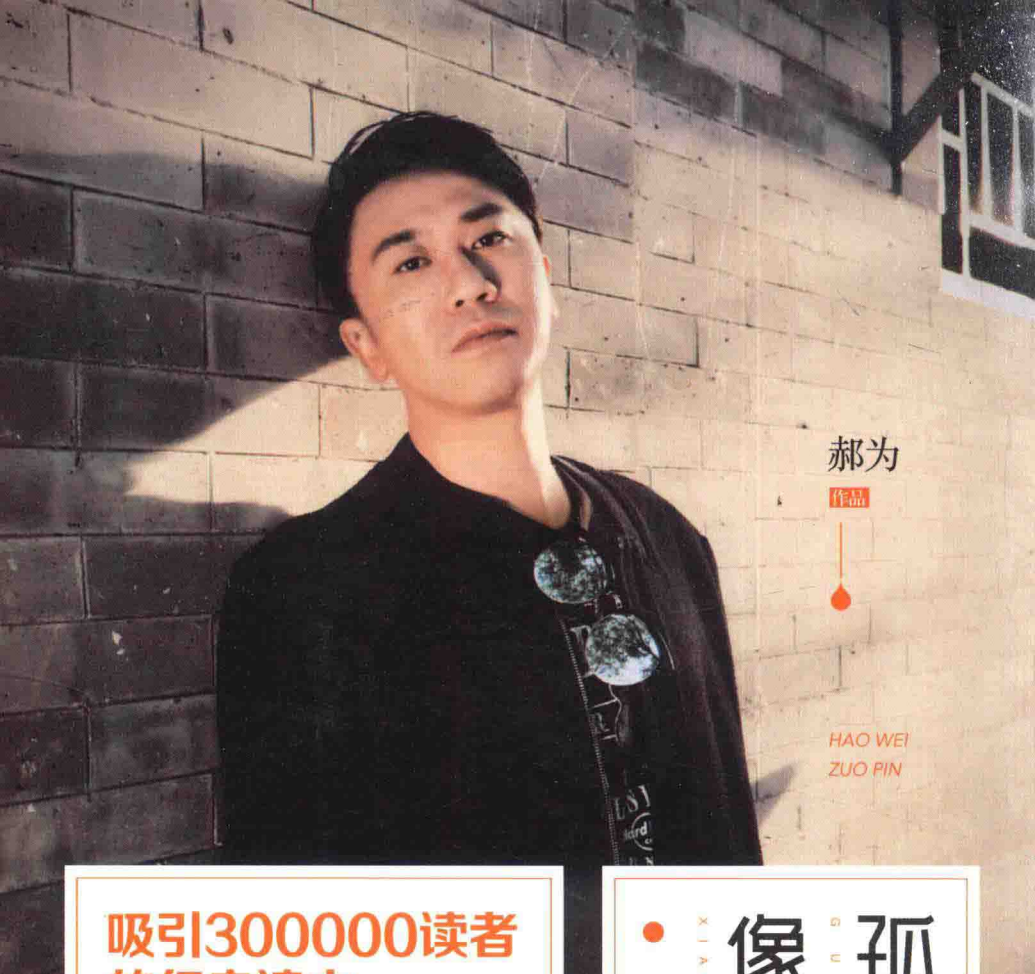


A 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black jacket over a dark shirt, is leaning against a light-colored brick wall. He is looking slightly upwards and to the right. The wall has a textured, aged appearance. The lighting is soft, coming from the left, casting a gentle shadow on the wall behind him.

郝为

作品

HAO WEI
ZUO PIN

吸引300000读者的 行走读本

和你一样，都曾走过疯狂，荒唐的青春年华
献给爱好文艺，不干平庸的你
热销典藏版 / 精美图片 / 四色印刷 /

● 近距离接触**冯小刚、李易峰、
梁和平、刘索拉**等文艺界重量级人物，
了解他们被知道和不被知道的过往。

孤独，
像一片羽毛
XIANG YI PIAN YU MAO

孤独的，

像一片羽毛

郝为
作品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像一片羽毛 / 郝为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39-1564-9

I. ①孤… II. ①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4531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孤独的, 像一片羽毛

GU DU DE XIN AG YI PIAN YU MAO

出 版 人 许久文

著 者 郝 为

责任编辑 王 越

封面设计 关利晓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564-9

定 价 42.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录

中篇小说

孤独的，像一片羽毛	002
-----------	-----

岁月短章

等峰来	068
在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	072
你什么时候需要我	080
摇滚“半仙”	085
摇滚，摇到猪圈里！	093
中关村大街上的情种们	103

大文艺时代回忆录

爱嗑瓜子的冯小刚	118
梁和平——中国摇滚乐的奠基者	127
郭路生——中国当代诗歌先驱	145
栾 树——音乐让你我更清澈	158
刘索拉——极端	171
唐朝老五——生命在继续	185
李延亮——音乐、吉他与我纯真永在	197



摇滚经理人郭传林——摇滚的锐意	207
李 季——思想不倒	223
鼓手大伟——不要停止我的节奏	235
导演李睿珺——我们用了一刻钟出生， 却用了一生的时间走向死亡	244



中篇小说



孤独的，像一片羽毛

第一章

1

北京 初秋 午后

天气还是有些闷热，我一丝不挂地平躺在床上。音响里反复放着肖邦降B小调钢琴曲。

用这种方式听音乐是我每天午后必做的事，我把它当作一种仪式。并非是我有暴露癖，是我要让音乐没有障碍地穿过我的皮肤，进入我的身体，到达我的心灵，这种循环神圣且美妙。

至于音乐我现在只听两种，摇滚乐和古典乐。听古典时我会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瞬间会有种莫名的感动，有时也会伴随着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常跟别人说我一出生就开始怀旧了。感动其实是最高级的一种享受，只是现在越来越少了。听摇滚乐完全是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会让我瞬间勃起，有种想去征服世界的冲动！这种冲动会一直伴随我进入梦中，并在梦遗后结束。

可自从我在半年前发誓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就没再冲动和梦遗过。我反复回忆着这些年所经历的事情和人，想来想去觉得大多经历平淡无奇不值得一写，无从下笔。



关于我的小说我当时想了很多，它可以不是惊世骇俗的那种，也可以先不让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为难，但必须要写完。为此我做了以下几项准备工作。第一，就是要从外形上把自己打成一个作家。于是我坚定并毫不犹豫地剪掉了飘逸的长发，戴上黑框眼镜，把身上所有的金属项链和骷髅戒指都统统深藏在柜中，取而代之是各种手串和念珠。

第二，就是改变生活习惯。前三个月，我几乎与世隔绝，不出门鬼混，不踢球，不游泳，不泡妞，不吃烧烤不喝酒，不看演出，不看电影（包括毛片），不打电话扯淡，不半夜跟邻居吵架，只保留了偶尔手淫的小爱好。为了我的作品能顺利诞生，这些我都做到了。但三个月过去了还是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写小说难呀，太难！写完了又能怎样呢？没有人给你出版，没有人买，也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更没有人给你钱，我还写它干嘛呢？这是我后三个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时间过得很快，痛苦的半年一晃就过去了，我依然一无所获。心情也越来越烦躁。唯有午后听音乐的时候能得到片刻的平静。

2

一阵手机短信铃声打断了我午后又一次征服世界的美梦。我起身穿过卧室走到书房，拿起桌子上的手机。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显示的短信内容，“你还好吗？”

我随手回复，“你是谁？”

来电显示，“我是小晴，张晓晴。呵呵，你还记得我吗？”

我晕！张晓晴，怎么会是她？

张晓晴，最早是国家级话剧演员。皮肤白嫩，身材高挑



火辣，长得很像香港影星杨恭如，绝对梦中情人型的大美女。因为前几年话剧不景气，几乎没有戏拍，她和大多数话剧演员一样，投身影视圈演起了电视剧。不料戏拍到一半就被圈内某知名男演员压在床上，要求潜规则。她不从，愤然跑到导演屋里告状，不料又被导演压倒在床上要求潜规则。再次挣脱后跑到投资老板屋里告状，又被老板压在床上要求潜规则。张晓晴忍无可忍，狠狠踢了老板老二一脚后仓皇跑掉，最后戏也没拍成，钱也没拿到。

她跟我说这段经历的时候是五年前的一个夏天，记得我们是在美术馆后街的一个小饭馆里喝酒。她当时满脸愤怒和委屈，手里拿着酒杯一边使劲敲击着桌面一边对我说：“你说，这帮傻子把我当成妓女了吧！没有王法了，就没有人管他们吗？一帮人渣！”我在一旁听得甚是开心，不时地开怀大笑。“靠！你还是人吗？我这么惨了，你还笑得这么开心？你当黄色笑话听了吧！男人都一样！下半身动物！”她瞪着我愤怒地喊着。

“我一点没有嘲笑你的意思呀，相反我对你很崇拜。你不但保全了名节和尊严还惩治了邪恶，真是佩服！佩服呀！”记得当时为了讨她欢心我说了类似这样的很多伪心的话。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还要继续演戏吗？”我接着问她。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正烦这事呢吗？你有啥好建议吗？”说这话时，她语气缓和下来，看我的眼神也开始变了。这是我最烦的一点，她们这些美女动不动就用这种半暧昧不暧昧，半撒娇不撒娇的眼神来换取男人们的心，可当你把她们需要的给她们后，她们又会马上摆出一副圣女贞德般严肃正经的姿态。可大多数男人都吃这套，要不贱字从何而来呢，男人都希望女人对自己主动，但又不希望对方是个风骚放荡





的女人。所以明知女人在装，但只要她装的够好装的得体装的是时候，男人们一般都会自愿上钩。

我一口干了杯中剩下酒对她说：“我觉得吧，这要看你想当什么人了。”

“你啥意思，我不明白。”张晓晴的瞳孔不自然地开始放大，眼神也越来越煽情了。

“就是看你以后想当大众偶像明星还是你所谓的小众艺术家了。”我说。

“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呀？”她声音也变得温柔起来。

“区别大了去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大众偶像呢，在一定程度上就像站街的妓女，要是想火就必须耍取悦全国人民。而小众艺术家呢，就好比小三，被几个大款包养起来就行了。你要知道大众的口味变得很快，今天喜欢骨感的，明天又喜欢丰满的了，所以大众偶像很难当。可小三就不同了，你只要迷倒几个大款就够了，那可是玩真感情呀，到时你想怎样就怎样，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中。”我的话让张晓晴有点犯迷糊，一时陷入了深思中。也许是我酒后的这一番胡话触动了她，或者是她对当时的生活状况感到很不满，在之后的时间里，她情绪明显有点低落，不停地和我干杯。那一晚我俩都喝多了，吐了个乱七八糟。我们几乎是被饭店老板轰出门的。

北京就是这点不好，一过了零点就很难打到车了。凌晨3点我才打车送她到了家，好在那一夜她让我留了下来。

奇怪的是，我俩到她家后就没有了半丝困意。一阵忙乱地疯狂过后，已是清晨时分。我们决定一起洗澡并出去吃早点。她家离北京站不远，我们对肯德基和麦当劳毫无兴趣，一心要吃油条喝豆浆。找了半天都没有看到路边摊，走来走

去又走向美术馆大街上了。看到一个饭馆正在摆摊生火，我俩很是兴奋。结果走到了一看就是昨晚喝酒的那个饭馆。伙计轻蔑地撇了我们一眼后就继续默默地低头生火。我吃了四根油条和一碗豆腐脑外加一个茶鸡蛋，张晓晴吃了两个油条一碗豆浆和一个茶鸡蛋。吃饱后我们依然毫无困意，她问我接下来有什么建议，我说回她家继续疯狂，她说我们先走吧，等累了再回去睡觉。我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我们去了北海公园划了一小时破人力船，沿着后海转了一圈又一圈，中午在“孔乙己”吃了午饭，我点了我爱吃的东坡肉她点了她爱吃的西湖醋鱼和炸臭豆腐。我们漫无目的地溜达到下午三点多还是不困，张晓晴提议去看话剧。我用手机上网查了演出信息，孟京辉新版的《恋爱中的犀牛》正在海淀影剧院开演，我们决定去看看。

记得那天看话剧的人特别多，剧场几乎座无虚席，这场面让我们有点傻了，心里不停地寻思，看来中国的话剧市场要火了呀！

在看话剧时我的困劲儿上来了，不顾周围人的白眼呼呼大睡起来。张晓晴没有睡，她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不知是在做梦还是真的，我看到她在看戏时哭了，哭得是那么的伤心，那么的忘我，几乎是泪流满面，但我始终都没有听到她哭泣的声音。走出剧场时我问她是不是哭了，她坚决地说没有，说是我看错了。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昏天黑地的厮混了大半年，这几个月里我俩的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迅速地从情人关系发展到她说的亲人关系。这种变化让我失望又气愤，本想要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又一次付之东流水。张晓晴变得越来越消沉，除了做爱我们几乎没有别的沟通。她成天坐在电脑前

不知在忙些什么，烟也抽的比以前多了很多。张晓晴的变化让我很伤心，我毅然决定离开她搬回自己家。记得我从她家搬走的那天她不在家，我用钢笔抄写了北岛的诗《走吧》贴在她家厕所对面的墙上，我用了一种文艺的方式告诉她我走了，而且是一去不回。

《走吧》

——北岛

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
歌声却没有归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河面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
心敲击着暮色的鼓。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

就这样，我和这个梦中情人的同居生活结束了，但也可能就没有开始过。半年后，她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她要出国了。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去美国。我问她去干嘛，她说去结婚。我问她跟谁结还回来吗，她说一切都说不行。我没有再追问她什么，只说让她多保重。她最后说她会永远记住我这



个朋友和我给她抄写的诗。

一晃五年过去了，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我看着张晓晴发来的短信，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她到底算是我的什么人呢？前女友？情人？炮友？梦中情人？泄欲工具？崇拜偶像？好像都不是。既然这些都不是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有没有必要在我写小说的关键时候见她呢？不对，不对，不该这样想。问题的关键是我还想不想见她。如果想就可以见，如果不想干嘛要见呢？如果要是想见她，我是想什么呢？是还想跟她上床还是别的呢？这些问题让我一时拿不定主意。短信再次响起“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新号码。”

我回复，“好吧。”

张晓晴的短信打乱了我刚刚养成的作家的生活习惯。我决定出去喝一杯放纵一下。我给张大志打了电话约他晚上出来喝酒，他刚从德国回来不久，我想他比较了解回国人士的想法。我们约晚七点在五道口大排档见面。

3

张大志是我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立志要出国深造，几次被拒后终于去了德国。临走时扬言说他永远不会回来了，结果几年后还是回国了。回来后，在同学聚会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哥们儿我太想你们了，老子再也不出国了。”

我刚挂了张大志电话不久又接到小辛的电话，说他晚上想跟我聊聊，我说那正好，晚上七点五道口见吧。

小辛是我们乐队的鼓手，四川人，害怕孤独不爱说话。口头禅永远是“我可能得了抑郁症了，要不我怎么老想跳楼



呢。”他只要说了这句话就说明他要开始犯病了。此人犯病时很是不好办，有一次乐队排练完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要我陪他走走聊聊，我说好吧，结果那天我陪他从燕莎一直走到安贞桥，把我累了个半残！

我跟小辛先到的五道口找了个小饭馆，此时正是初秋，天气虽然不是很凉，但大多数饭馆都把大排档撤了，我们还是执意让老板把我们的桌子摆在了外面。大约半小时后张大志来了，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张大志身体明显发福，175cm 的个子体重在 200 斤左右，坐下时大排档的塑料椅子明显要垮。“老板，换个木头椅子。”我大声冲饭馆柜台喊着。

“不用，不用，再套上一个就行了。”张大志有点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乐队的鼓手小辛，这是我哥们儿张大志，刚从德国回来现在是老板了。”我给他们互相介绍着。

张大志从包里拿出一包硬盒中华香烟，边给我和小辛发着烟边说：“烟还是中国的好呀，德国烟太冲不好抽，还他妈的特贵。”小辛不太适应跟陌生人打交道，他接了烟没有说话低着头若有所思地抽着。张大志斜眼看了看我，意思是问我他说的话有没有什么不妥，我摇了摇头示意没关系。

“刘文你怎么老喜欢到五道口来吃饭呀？”张大志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看着我。

“这不是离我家近吗。”

“行了吧，还不是因为这地妞儿多。你看看这一个一个的，不错，真不错。”张大志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每一个女大学生的屁股。

“你在德国怎样，挺爽吧。”



“爽个屁，不过我交过一个保加利亚的妞儿还不错，东欧的便宜。哈哈哈”

“你是嫖妓呀？”

“瞧你说的，我能干那事儿吗？我们是正经交往。”他边说边偷看了一眼依然低头抽烟的小辛。他举起啤酒杯跟小辛说：“来哥们儿，咱们初次见面喝一个。”

小辛拿起杯子一饮而尽后放下酒杯突然问张大志：“你是自己开公司吗？”

张大志表情一惊，但瞬间平静了下来。干了杯中酒说：“我也是给德国人打工的，只不过在中国我说了算摆了。”

“那我你能去你公司上班吗？”小辛急切地问。

张大志脸上又是一惊，满脸疑惑地看着小辛说：“你不搞音乐了？为什么要上班呀？”

小辛说：“不搞了，不搞了，我得了抑郁症了，一打鼓就想跳楼。我现在想找个工作上上班。”

张大志彻底不知道怎么回答了，睁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这是什么情况呀？抑郁症！跳楼！”

“哈哈哈哈哈，别理他。”我在一旁快笑喷了。我就知道小辛要说这个口头禅了。

没想到那次饭后这两个不搭界的人竟成了朋友，还经常背着我们一起单约，真是世事难料呀！

那晚小辛和大志都喝得很开心，小辛一个劲儿地在跟张大志谈他的成长经历，什么10岁开始打鼓，20岁独自闯北京，为的就是成为中国最牛逼的鼓手。张大志也跟他讲他在德国的辛酸史，说他刚到德国的时候一句德语不会说，不敢出门怕迷路，天天闷在宿舍里，直到有一天，他把从北京带来的最后一块饼干吃完了才硬着头皮出去找食儿。后来终于



语言关过了，又找不到工作。挖沟、倒垃圾、酒店服务员都干过。小辛不等他讲完又开始说他到了北京后的经历，什么组建了无数不成功的乐队，每个乐队解散的原因都大致相同，不是为了姐儿就是为了钱，每次乐队解散都给他单纯的心灵造成了巨大伤害，所以得了抑郁症。张大志赶紧趁机抢过他的话，说他在德国也得了抑郁症，每天想家，想北京的哥们儿，每天晚上睡觉一定做梦，梦的全是小时候的人和事。俩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说个没完没了，啰里啰唆。我在一旁越听越烦，和着我跟俩抑郁症患者在喝酒呢。看来我真是多余出来，本想跟他俩聊聊我的烦心事，结果他俩好像比我的烦心事还多。

我深吸了一口烟，把浓浓的烟雾慢慢地吐向空中。烟雾遮住了我的脸。这时我突然觉得一切变得很无聊，脑子里想问张大志的问题象这烟雾一样变得越来越淡，直到消散。我突然很想回家，突然有要写作的欲望，虽然我还是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那晚我们喝了一箱啤酒，吃了100多只麻辣小龙虾和一堆乱七八糟的凉菜，都有点儿醉。临走时，大志和小辛互留了电话后又站在路边拥抱个没完没了，我费了半天劲才拦下了一辆肯停下来的出租车。张大志执意要送小辛回家，俩人互相搀扶着上车走了。

一阵微风吹过，吹起了路边的几个破塑料袋也吹出了几分秋意。我肚子被啤酒胀的难受，急需小解。一路小跑地奔进了附近肯德基的厕所，打扫卫生的大嫂在厕所里正打扫着，我顾不得这么多了，进门找了个坑便撒，小时候我就知道一个道理。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也许是我的气势把大嫂吓到了，她一直张着嘴看我把尿撒完。“我说大姐，你太不讲



究了吧。你在男厕所打扫也就罢了，怎么还看呀？”我满脸愤怒地冲她说。

“是你太不讲究了吧！小伙子，这是女厕所呀！”大嫂的表情显然比我还要愤怒。我这时定睛看了看厕所布局，果然没有小便池。靠，我只能灰溜溜的低头走出女厕。真的背，平生第一次误闯女厕所，被大嫂占了便宜不说，还被数落看来我还是做事太大意，脑子经常莫名其妙地短路。记得上中学那会儿也有一次，大冬天的在我放学回家路上，自行车座突然掉了，只剩下一个钢管。看着杵在那儿的管子和我手中的破车座，我心情一下子烦躁起来。冬天的北京天气冷天黑的还快，我推车走了一会儿天就黑了下来。我四处找修车的可就是找不到，这时突然看到一个修车摊还没收，围着几个人正在敲打着什么，我兴奋地推车跑了过去，推开围观的人跟修车人说：“师傅赶紧给我修一下我的车，车座掉了。”修车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干着自己的活，淡淡地说：“我不会修。”

“你怎么不会修呀？你不是修车吗？”我气愤地喊着。

那人没好气地看了看我说：“你好好看看，我是修鞋的。”

4

八月底的北京，每天还都会稀稀拉拉地下点小雨，有时傍晚也会电闪雷鸣一阵子，天气闷闷的让人有点透不过气来。我一早出门，回到家时发现茶几上多了一盆茉莉花，花盆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几天下雨出门关好窗子，少抽烟，多闻闻花香，妈妈留言。”我放下纸条走到窗前轻轻推开窗子，一阵微风夹杂着雨水吹进来，屋内顿时满是茉

